

献给贝萍

你是沙漠中的

诱惑着骆驼

你是草原

吸引着蜂

可爱的

要是不

请献给我

深渊

漓江出版社

龙京才 著

深 渊

龙京才 著

漓江出版社

深 渊

龙京才 著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象州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170,00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9,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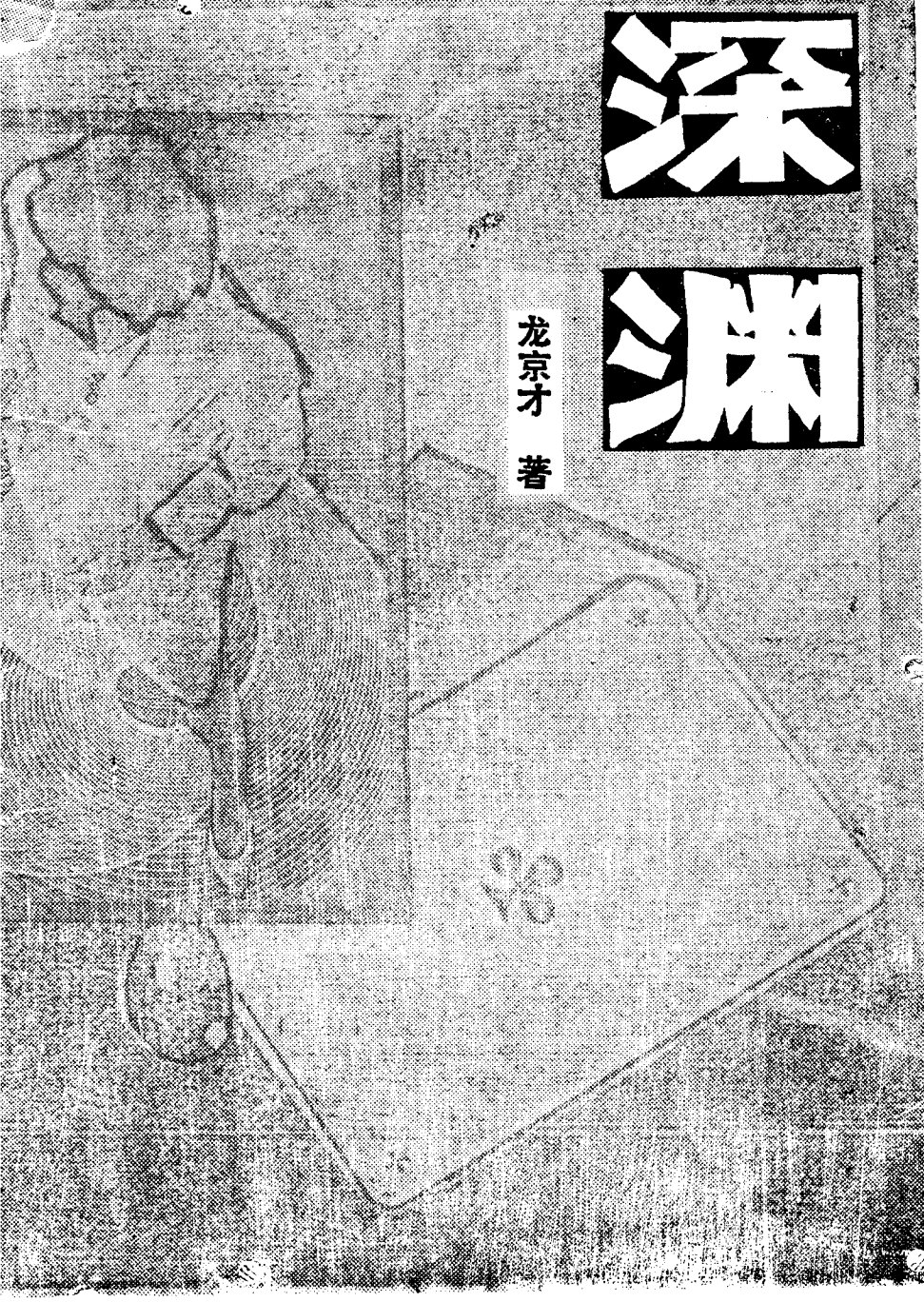
ISBN 7—5407—0642—2 /I·462

定价: 2.95元

深

渊

龙京才
著



目 录

第 一 章	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1)
第 二 章	贝萍的择偶条件.....	(11)
第 三 章	七路车站的故事.....	(18)
第 四 章	二路转七路.....	(25)
第 五 章	让高就低.....	(38)
第 六 章	迈开大步的爱情.....	(43)
第 七 章	来了个美男子.....	(55)
第 八 章	凤凰公司开业.....	(63)
第 九 章	凤凰公司的恩赐.....	(69)
第 十 章	产 房.....	(76)
第十一章	给孩子命名的日子.....	(85)
第十二章	刘正道的开导.....	(93)
第十三章	意外报酬	(103)
第十四章	舌 战	(113)
第十五章	沽名钓誉	(122)
第十六章	不能申请专利的发明在实施	(127)
第十七章	一桩合算的交易	(139)

第十八章	光临龙桂商店	(147)
第十九章	夫妻相遇	(161)
第二十章	破 裂	(175)
第二十一章	离 婚	(191)
第二十二章	撕破了伪装	(202)
第二十三章	惊弓之鸟	(215)
第二十四章	忤 悔	(224)
第二十五章	周 旋	(237)
第二十六章	车 祸	(241)

第一章

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叮铃……”放学的铃声清脆响着。六层教学楼的四十八个门顿时象四十八眼冒着欢乐的泉水，流出了同学们的笑脸和五彩缤纷的衣裙，流向楼中折转的扶梯。不一会扶梯变成了彩色瀑布，溅落在楼下如潭似的绿茵茵的草坪上，汇成一条彩色的小河，流过两排塔松的河岸，汇入西环工业区下班人们的洪流里。

六楼靠西的高三第二班的教室里，贝萍并不忙着离开学校，她正在尽学习委员的职责，把同学们丢得满桌的作文本收拢起来，一本一本摆整齐，然后坐下来，挑了几个她所崇拜或者感兴趣的同学们的本子翻开来读，这是她当学习委员的殊荣和便利，不用这个机会那才是傻瓜哩。

也许是看到她赞赏的一篇了，她笑了，笑得她杏眼前的长睫在抖动，深深的小酒窝绽开了两朵洁净的茉莉花。

十八岁的姑娘有谁不象花的！何况是她，一个现代姑娘的模特儿。

她上个月刚满十八岁，这一两年风一般地长，青春这雕塑家不但为她塑造一幅标准女性美的体形，还不嫉妒地让她长了个一米六五的身高，一头如云的乌发，一盘如月的脸蛋，

一对如蚕的细眉，一双勾魂的杏眼，一张含露的小嘴，一架溜直的鼻梁；如磨玉般细嫩的皮肤透出红润，如水中倒影星辰一样的双靥荡漾着莹波。要不是忌讳格言“第一个把花比做姑娘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谁都会说她才算得上一朵艳丽的鲜花。其实好莱坞的名星赫本也只不过如此，同学们都悄悄这么说。

中学校不象大学校，学生们互评校花，其实贝萍早已经是同学们心中的校花了，只是这些瞎了眼的导演们没有到他们铁二中来挑演员，要不就凭这副长相，往镜头上一站，也能成为当今天下的明星，卡卡不就是凭她的漂亮赢得观众的吗？

乱糟糟的年月毁掉年轻人的前途，混乱人的信仰，却抑制不了十七八岁人那颗萌动的心，蒙不住他们好窥探人家秘密的眼睛，锁不住他们那两扇好议论人们的嘴巴。某男同学与某女同学稍微表示一些亲近，哪怕你是个别地问一道数学题什么的，也逃不脱别人背后的嘁嘁喳喳议论。

说来也怪，她周围的男同学车轮似的围着她身边转，居然没有人议论她些什么。也许是她太美的缘故吧，同学们把她看成立于鸡群的鹤了。有谁要是敢冒天大的风险越雷池一步，不让人误认为你神经的发条失了灵才怪。

让人不敢想象的是，这个班真出了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他是班上穷酸加丑陋，三天不放一个响屁，五天不打一个饱嗝的郭辉。

论成绩，郭辉在班上也数得上一二名次的。他长得矮矮墩墩，一头三寸的硬发象一团乱草。老是洗不干净的短脸上长满痤疮，熟一粒他挤一颗，崩出一粒白豆留下一块黑疤。组

扣不全的衣服什么时候都象从泡菜坛子里掏出的酸芥蓝一样，黄绿难分皱巴巴的。也许是自幼孤儿寡母的缘故，人前人后不敢直腰抬眼说响话。班里的齐天大圣孙猴子给他命名“不放响屁的刺猬”的那天，这家伙居然得到除他之外所有同学的赞赏，说他美感强，还说这家伙要是攻美术，准能成为徐悲鸿一样的大画家。美得这家伙瘦脚上的毛松松的。连上课的老师也差点把他的大名给忘了。

郭辉不在乎这些，反正班里的同学谁都有诨名，诨名的好丑老师又不给打分。

这天，郭辉瞄准了机会，也许还做过攻城夺池的周密部署，其实算不上什么进攻，充其量算是发射颗信号弹吧。

同学们都离开教室回家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盯着他前面两排的贝萍，贝萍正入迷地看着同学的作文，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皱巴巴的书走到贝萍身边。

“怎么！你还没有交作文本吗？”郭辉的身体挡住了光，她忙合上本子问。

“嗯，没交……交了。”郭辉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拿的是什么书？”贝萍盯着他手上的书问。

“嗨，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郭辉终止了颤抖。

他象一个怯场的演员，紧张得象有人推上刑场似的，贝萍随便一问，制止了他的颤抖。

“嗨，好书！”贝萍有几分惊奇地叫了起来。

焚书的年代刚过，二十年没再版的书使她兴奋。老师不止一次向她们介绍过这部小说，可惜全班的同学，谁也无法弄到手，今天这本书出现在她的眼前，怎么能不勾起她的兴趣？

“这书是你的吗？”

“嗯。”郭辉点了点头。

“能不能借给我看看，最多一星期还给你。”

郭辉没有把书直接递到贝萍的手上，他的脸莫名其妙地一下发红发烧起来，把书往贝萍的桌面一放，逃也似地快步走出教室，重重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六楼底。

贝萍看看那本书的封面，淡淡的一笑。

她把书往手提书包里一塞，捧起那一摞作文本也走出了教室，送往老师的教研室里。

吃过晚饭，看完新闻联播，贝萍踱进她那间刚好摆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的小房间里，拉亮了台灯，把书从书包里抽了出来，才翻几页，书里掉下一张折成方形的纸片，飘进床底下。

是书签！贝萍这样猜想，她用脚朝床下的白影试探性地撩了几下，够不着。她把被子移到靠台灯的床头，靠着被子翻开书认真读起来：

“节前到我家里来补考的，都站起来！”

一个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沉重的十字架的，虚弱的胖子，气势凶凶地看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

快，要从嘴里跳了出来似的。

小说是繁体字，竖行印刷，把贝萍吸引住了。

嘭嘭嘭，门板响了几下，外面是妈妈的声音：“阿萍，十一点，快睡了，明天得起早上学。”

自从报上登载了要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后，妈对她的休息特别关心，生怕她支撑不到统考那天就把身体累垮了。妈只希望有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儿，至于大学、留学、博士什么的，她一概不管，那是孩子们的理想，对于她太遥远了。

“咬钩了，瞧，咬钩了……”

她正看到冬妮亚挑逗保尔的章节，这个穿着白色水手装的姑娘往下干些什么呢？她真不忍放下书。听到妈妈关门，她才重新拉亮灯，接着往下读：

“就在这个时候，保尔已把她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把他那极大的秘密——他怎样偷了那少尉的手枪的经过，统统告诉了她，并且约好她再过几天一齐到树林里放枪去。

……”

她想在书上打一个折角做个记号，想起掉到床底的那张纸片。在人家书里打上一个折角多不礼貌呀。她把书翻扣在桌面上，从床上翻身下来，趿上拖鞋，用一双布鞋垫在膝盖下，跪着匍匐在床底，终于把纸片捏住了。她把纸片放在桌面后无目标地拍打起身上的灰尘。

纸片上有字，贝萍好奇地把纸条打开。脸突然热起来。她怔了好半天才敢重新往纸片上看，心象一只小白兔越跳越

是一首短诗，还写上不容置疑的标题：“献给亲爱的贝萍。”好个不放响屁的刺猬，还写上“亲爱的”呢，真要命。要是在班上看到这张纸条，她真会一下从六楼跳下去的。

诗写得很短，粗糙，象是从别人诗中捡来并凑成行的，但是写得有勇气，露骨，足以把一条老虎吓回景阳岗去。

贝萍抖索着拿着纸片，象让人把这双手捆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似的，炙得她的血液一阵一阵的沸腾。她是个女学生呀，恋爱婚姻对于她似乎还是悬在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诗中的一字一行以及每个标点都象眨巴着挑逗的眼睛，让她紧张得束手无策了。诗是这样写的：

献给亲爱的贝萍

您是沙漠中的清泉，
诱惑着骆驼羚羊；
您是草原上的鲜花，
吸引着蜜蜂蝴蝶；
可爱的清泉和鲜花呀！
要是不吝惜你的魅力，
请献给我一丝甜润和芬芳。

读着读着，她脸上黄一面白一面，渐渐由羞涩变成气愤。她把那纸揉成一团扔到床底。她倒在床上想睡，瞌睡却让这张纸片赶得无踪无影了；她想接着把那书看下去，一将这书拿在手上就感到让一个流氓触摸了一样。明天还要在一个课堂里听课，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还会做出什么下作的动作

呢！还书时他要是看到自己不声响或者红脸，这家伙又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无休止的纠缠不休？给他写张回条吧，痛骂他一顿，要不就劝他把心放在学习上，迎接将要来临的第一个高考。不行，他会抓住这个机会又给她复信的，他会可怜巴巴的向她道歉，要不还会理直气壮地和她共同讨论这个问题，哪还有个休止的！她想不出一个稍微感到妥贴的处理办法。她苦恼，恐惧，气愤。她想到了老师，想到了她们的班主任，老师是她所崇拜的，在她心目中老师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世界上再难的事也决不会难倒老师。

对，把书和这张字条交给老师。她重新翻身起床，钻到床底把那张揉皱了的小诗捡起来，在桌面上展平，依照原样折叠起来，夹在那本书里。书好象在问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用火烧，谁知道？对待郭辉这样坏家伙才真该烧一下。

贝萍猜对了，当她走进教室时，她看到了他向她投来了询问的目光，象两团火，一下映红了她的脸，她忙坐在她的座位上，把头伏在手臂上。

郭辉也老老实实在自己座位上，时而偷眼看看贝萍的乌发和脊背。刚才贝萍的红脸传染了他，他也感到脸在发烧，耳根在发烫，他知道那诗让她看了，而且已经发生了效应，刚才的红脸不就可以证实了这一点吗？

“叮铃……”，上课铃声响了，一阵桌椅杂沓声过后，同学们都规规矩矩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起立！”班长大声地命令着。

刷！全班同学整齐地站立了起来。

伍老师迈着他军人的步伐雄赳赳地走上讲台。

“老师好！”班长领头发出口令。

“老师好！”全班同学整齐地应声。

要是往日，伍老师会很快伸出那只被烟熏焦的右手向下按按，接着回答“同学们好！”请大家坐下。今天他象忘了似的没有回答，也没有伸出他烟熏的手。他用他那双与他指头一样枯焦的眼睛，从酒瓶底般厚的近视眼镜背后扫视着每个同学的脸。教室里鸦雀无声。空气在挤压着，凝固成一块铅。谁也不知道老师将要宣布什么与国家和人民生命攸关的大事，林彪摔死温都尔汗；周总理毛主席的逝世；“四人帮”的倒台，大家都经历过这种气氛。他是语文老师，知道自己往下的讲话制造一种适宜的氛围。

“坐下！”大概让大家站了一百年他才这么说。

同学们悄悄地交头接耳发议论。

“郭辉同学，请您上来。”伍老师语气严肃，但用词很礼貌的。

郭辉脸色苍白，痤疮隐退了，黑斑更明显了，象在豆腐上撒了焦黄豆。

他怯怯生生地站立起来，不敢正视伍老师酒瓶底后那双枯焦的眼睛，低着头颤颤巍巍地走到讲台前，在老师面前勾下头来。

“把脸转向同学们！”伍老师命令着。

他迟缓地转过身来，谁也不知道他干错了什么事，脸上冒着豆大的汗珠，谁也没有注意到，贝萍把头扑在课桌上。让伍老师穿上神父的法衣，这情景将会象小说上写的一样吻合。

“请你把这首诗念一念，包括标题。”伍老师从一本发黄的书中取出那张纸条递给郭辉。

郭辉打摆子似地在发抖，满头的汗珠扑簌簌地落下来。

“念呀，快念，别误了大家上课。”伍老师在加重语气地催促着。

“准是写老师的坏话。”

“要不是写了反动标语。”

“写反动标语不让公安局抓了还由得学校管？”

“那么你说是什么？”

“……”

谁也不会把偷偷给女同学写情书这种事与他联系在一起。

“快念！”老师怒吼了，还威胁着说：“你有勇气写为什么没有勇气念？快念！别耽误。你要是不肯念的话让我来念，但是我要警告你，对你处罚将会重得多。”

伍老师是善于表演和夸张的老手，他每次搞作文对照时不把一两个吓哭了就是将人讥讽奚落得面红耳赤。

郭辉哭出声来，“呜呜呜，”一把鼻涕口水一把眼泪抽抽噎噎地哭得好伤心。

“你到底念不念？”伍老师火了，伸过手来要把纸片要回去。

“呜呜呜！”他哭了几声嚥了口口水，嘴唇开始颤抖地吐出“啞啞”声。

“重来，念大声些。”伍老师喝令道。

“呜呜呜！”首先提高的是哭声，接着往下念的是题目：“献给亲爱的贝萍。”

犹如一枚炸弹炸开了，同学们惊愕了，哗然了。

“真是千想万想也不会把这事跟他联系在一起？”一位女同学说。

“闷头鸡叮白米，颗颗叮到底。”

“……”

贝萍把头埋在课桌上，肩头在一上一下地抽搐着，也哭了，郭辉偷眼看了看，把头压得更低。鼻子发出的“呜呜呜”哭声加重了他这首诗的节拍，“呜呜呜”一重二轻打起强弱圆舞曲的节拍。

不到一个上午，从高年级到低年级，全校两千名学生全都一字不漏地能背诵这首诗了，“呜呜呜。”的发挥一个比一个强。

第二天，郭辉从学校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贝萍懊悔自己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傻事。每当看到那张空了的座位，她的心象给刀子捅了一下似的；回到家里，她也悄悄地流泪。她不止一次地跑到放学后郭辉必须走过的那片树林子去等候，盼望见到他，向他道歉，并把他重新拖回学校来。

然而她失望了。相思林子里，只有阴森森的气息和凉丝丝的风。无法摆脱的内疚象一块铅一样沉沉压在她的心里，她负上一笔不知如何偿还的债务。

一首情诗，断送了郭辉的学业，贝萍的成绩也如触了冰的温度计似的，从前几名一下降了下来。原来满怀信心攻全国重点大学的她，高考时只勉强录取了一个中专，上省商业学校学会计专业。

第二章

贝萍的择偶条件

贝萍从省商业学校分配回柳市，安排在市蔬菜公司下属的北站菜场任会计。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

北站菜场座落在火车北站斜对面的集市贸易场的拐角处。一幢四层的平顶楼象九十度直角卡码似的卡在市场街和北站路的交叉口上，朝北不远是榕荫大道，朝南隔街对面是幽静的三角地公园。宽绰的门面分别向北向东展开。

虽然占了有利地形，但是她们没有可以与人竞争的商品，向北的五个门面卖瓜和芋头以及带土连泥的老菜，门面冷落得鬼打死人；朝东五个卖酸辣酱干之类的蔬菜制品，虽然比鲜菜店稍好一些，但也是问价的多过掏钱的，象个穿漂亮衣服的叫化子，让人看了可怜不起来。

反正国营菜场的职工铁饭碗，卖不出菜挣不来钱有国家补贴饿不死，只是看别人成把成把的分奖金时心里馋得不好受，不过也落得大伙闲着没事吹天论地好自在。

贝萍的办公室在二楼上，一间半个教室大小的房间里，既是店主任陈坚的办公室，也是老采购员仇继任的业务洽谈室。她和出纳肖燕的办公桌就摆在临窗的旮旯里，只有摆在墙角那天蓝色的保险柜告诉别人这是财务办公室。依着墙